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善惡圖全傳

第三十四回 公爺收摺李雷門生 天子觀星駕設雷音

詞曰：試問水歸何處，無眠徹夜東流，滔滔不管古今愁。浪花如噴雪，星月似銀鉤。

暗想當年富貴，掛錦帆，直到揚州風流。人去幾千秋，只落得幾行金線柳，依舊纜扁舟。

話說公爺見李雷滿面殺氣，欲待不收，難卻人情。況李雷已到，只得命見。李雷搶步上前，早有家人撒下紅氈，李雷請公坐定，朝上跪倒，磕了八個頭。公爺起身，親自相攙扶起，吩咐坐了。李雷告坐坐下，公爺賜了茶吃過，公爺相邀王內監馮承受李雷三人同進花園，吩咐備酒。不刻備了席，飲的狀元紅。又賜了館錢。飲宴之間，公爺兩旁站立兩個黑人，頭是黑的，面是黑的，眉毛鼻子眼睛嘴耳朵兩手兩足，渾躬上下皮肉皆是黑的。連尿尿屎都是黑的。他乃是弟兄兩個，吃的生麟虎肉蛇豹豺狼，一個叫做歐陽禮，一個叫做歐陽法。公爺吩咐道：「我看你弟兄倆跟隨僕李哥，肯是不肯？」二人道：「公爺吩咐願去。」

不刻酒闌席散，王公公馮大人與李雷一齊告辭公爺，出離公府。王公公回宮中，馮大人回了衙門，李雷回轉關帝廟，心中十分得意：公爺收做門生，還有誰人欺負？又得了兩個黑人，真正心滿意足。邵青前來恭喜：「大老爺拜公爺為老師，這回轉南方，誰敢惹麼？」李雷道：「我卻不耐煩在此。同你商議，明日就要動身回府。」邵青道：「哎喲，大老爺，此事行不得。一則新拜門生，未能暫時回去；二則公爺恐其不肯放大老爺回去。」李雷道：「快代我想了主見。」邵青低頭一想，說：「大老爺，主見看有一個，今日不能。要耐煩三天五日方可行得。」李雷道：「你且講來。」邵青說：「如今只好假寫一封書信，說老夫人病重，恐有不測，一時回去不及，所以要前去料理。公爺是不能不依的。」李雷聞聽依了。過了三日，寫了假書，差了家人送進公府，有內侍接了書子來到書房，將書呈上。公爺拆開一看，信以為真，准他回去。內侍出來說與家人，家人回轉廟中稟過李雷，李雷又差人辭了王公公與馮大人。當日無詞，次早天明起身，吩咐眾人收拾行李，發扛上船，在廟中用了酒飯，一齊動身。在碼頭上了座船，鳴鑼開船，一路行程也非一日。

那一天已抵溧水縣碼頭，停泊舟船，先令家人回去，吩咐張三將大門拆開，然後著人搬取行囊。李雷帶領一眾人等回至府中，張三來見李雷，請安道喜。至晚用過酒飯，在南書房安歇。時交三更，忽聽窗外一片吶喊之聲，有人說道：「諸位兄弟不要碎拉了他，等我把他送到火燄山去。」只見跳進一個大漢，手執鋼刀，把李大麻子拎出書房，一路轉彎抹角出了大門，上了大街，走了一會，只見一座火燄山，將李雷朝下一丟，下面並沒有火。李雷在內一走，走到了一座懸崖及頂的高山，只見山峰上來了一個怪獸，似虎非虎似狗非狗，跑上前來認真頂上一口。李雷「哎呀」一聲驚醒，卻是南柯一夢，嚇出一身汗。睜睛一看，並無動靜，門戶關閉好好，一夜無眠。次早起身，就將此夢說與邵青知道：「是何吉凶？」邵青道：「大老爺夢中見似虎非虎似狗非狗，這卻是狼。此兆凶多吉少，謹防姓郎的，不可與他相交，恐有相害。那時有性命之憂。」李雷聞言，擔著驚提防姓郎的，這且不表。

單講駕坐深宮，忽見天上有一參狼星朗照江南，枕席不安，召群臣都不能解釋，即刻傳下旨意，明早五鼓駕至雷音拈香。內侍官將旨意傳出，早有眾官知道。內有黃相爺同眾官並唐端等官，準備伺候。一宿已過，次日五鼓，天子臨軒，眾官齊集午門，伺候皇上出朝坐龍駒，宮官太監隨後，擺開鑾駕，曲柄黃羅傘蓋罩定君王，文武朝臣前後護擁保定，兩旁布城擋住，出了午門，一路前進。半路上皇上傳旨，著黃相爺先至雷音知會和尚。相爺領旨，催開坐騎，飛速先至古雷音山門外下了馬，進了山門，過天王殿，走迴廊，來至後面方丈法堂。相爺悄悄走至坡台，朝窗口一張，只見大和尚坐在上面，口中念佛，手內合掌，念了一聲：「南無阿彌陀佛，來者何人？」相爺應道：「乃朝廷宰相，你知道了麼？」和尚口中又念道：

「窗外是何客，朝中一塊鐵，乘著老僧爐內熱，老僧撞你無休歇。鐵大鑄成鐘，鐘乃千年鐵。滅有一時生，生有一時滅。生滅成佛祖，鐘破作廢鐵。」

廣成和尚念罷，黃相爺登時省悟，連忙走進打了一躬，說道：「弟子情願皈依。」大和尚廣成又念了一聲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相爺叫聲：「和尚，聖上駕到，快迎接要緊。」和尚點頭，走下禪位，披上袈裟，同相爺一同離了禪堂，過了大殿到了山門，迎出大路。只見駕到，連忙俯伏塵埃，口呼：「萬歲，僧人廣成接駕來遲，望我皇赦罪。」天子連忙吩咐平身。「萬歲萬歲萬萬歲」和尚接駕至山門內，下了龍駒，至大殿參拜佛相，起身便問道：「和尚，佛見朕笑，是何緣故？」和尚道：「佛見佛笑。」又問：「望著你笑，是何意？」回道：「佛笑貧僧修不到。」天子大笑，忽然鐘聲響亮，天子叫聲：「和尚，朕有一對，你可對來？」「請陛下先出上聯，臣僧應對。」天子說道：「風送鐘聲香裡過花香又響。」和尚應道：「雨過蓮台濕小階露濕塵埃。」皇上見一隻白犬迎門坐著，兩睛顧盼和尚，有一對隨口說道：「白犬當門，兩眼精隨隨盼主。」和尚對道：「賢臣為國，一心耿直願從王。」大和尚對罷，念一聲「南無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薩」，天子吩咐：「將朕的畫軸取來。」內監取上一幅畫圖來，命和尚題詩。和尚舉筆在手，寫了四句道：

菩薩菩薩，寸絲不掛。依著老僧，紈扇拿下。

打開一看，卻是一個美人，渾身無衣，只有一柄紈遮在羞處。賜與和尚收下。又取了第二軸畫來，打開一看，乃是三個人。問和尚道：「是三個什麼人？」和尚道：「陛下，此乃儒釋道三教。」命題，和尚又寫了四句道：

老子講經，側耳旁聽。惟我天子，笑倒玉庭。

萬歲看罷，滿心大悅，賜與和尚收了。請到行宮御位獻茶，天子叫聲：「和尚，朕在宮中觀星，一顆狼星照在南方，主何吉凶？」和尚聞聽，連忙跪下，口稱：「萬歲，南方庶子，民不聊生。」萬歲聞奏大吃一驚，道：「朕已差馮承受去巡狩，怎不知民間疾苦？是朕用人不當之故。」隨即傳旨，著唐端進見。內侍飛速出來，宣召唐大人進來見駕，山呼已畢，天子道聲：「唐卿，召你前來並非別事，狼星照於南方，乃是南方百姓民不聊生。如今馮承受已離江南，馬卿在路。朕調他回來，今著你前去巡視南方。但有作惡之人，即便拿下以安百姓要緊。就此去吧。」是，謝主龍恩，萬歲萬歲萬萬歲。」辭駕出了山門，先回衙署收拾行囊，吩咐封了官船。且說天子放了唐大人之後，駕出山門，上了龍馬，擺鑾駕回宮不提。

再說唐大人各事辦畢，將應用物件發扛都到巡按經略的座船。大人便服，帶了四個家人，乃是唐興唐旺唐德唐明，主僕五人下了一個小小的舟船，在官船之後，即一日到了山東地界。早有聖旨發下，追馬大人回京。馬大人接了旨，在半路回轉至山東。兩下相遇，馬大人差官將經略印信送了過船，他奔京都而去。沒有馬大人的交待。

且說唐大人接印信帶在身邊，一路前去。到了山東碼頭，大人帶了四個家人上岸私訪。行了一會，天色將晚，大人正欲回船，只見一個燈籠掛著，看時上寫著「安寓客商」，一順寫著三個小字「週五房」，大人走至門首，只聽店中喊道：「大頭馬不下人了，快收燈籠吧。」大人走進，將手一拱，叫聲：「店家，可有單房獨院麼？」回道：「沒有了，別處去吧。我家不下人了。」店家因何回他？見他一口京話，又將他上下一打量，口音不對，而且形容生疑。正說之間，大頭馬從裡邊走出，將大人一望，叫聲：「兄弟張老二呀！你因何此刻到此？裡邊來。」大人將錯就錯，將嘴一努，四個家人退了。回道：「你莫非是我盟兄麼？」大頭馬道：「你難道認不得我白老大了麼？」大人見機，連忙叫聲：「白大哥，我這幾年在京中，朋友多了，都記不清了。」白大叫聲：「店東，此人不是外人，是我拜教過的兄弟張老二。兄弟請進來。」開店的週五叫聲：「大頭馬，你莫要真個大頭馬，認錯了人。如今上放了巡按下來，聞說私訪在路，恐是唐大人。你莫要玩哪！」白大笑道：「東家老爹，他與我結拜三十多年的人，豈有認錯了的！」列位，因何白大執意認為盟弟？不亦真假到二十四分呢。皆因眾冤魂留住大人，好托夢告狀，代民伸冤。閒話少敘。

且說四個家人見大人進去，他們就下在間壁坊子內住下。此時白大將大人請進內房，端了盆水與大人淨面，又泡了壺好茶斟下與大人吃，備了上好的酒肴端在桌上，取了一支大蠟燭點起。於是同大人坐下飲酒談心。大人見他如此，便問道：「白老大，你在

此還好麼？」回道：「兄弟，你是曉得我做哥哥的是個老實人，大頭馬口快心直，累累遭人不歡喜，如今都窮攔了。我如今等你銀子娶嫂子。你一向在京跟那一位老爺？」大人順口答道：「不瞞哥子說，我在京裡跟的刑部唐大人。」白大道：「好呀！如今唐大人出了京了，聞說他私訪在路，你是曉得的？」大人道：「這個不知道，我是前站下來的。」白大道：「兄弟，你在此多住幾日，等大人到了再走不遲。」大人回道：「是。」二人談著心，用著酒肴，吃到月上花稍，白大收拾殘肴碗盞，又取了水與大人淨手之後，又叫聲：「兄弟，你住在此切不可亂走。坊子內有瘋子癲子，恐得罪了你反為不美。」大人應聲「曉得」，白大去後不提。

大人獨自閒步，走到天井踱踱，猛聽得間壁一間房內有人喊道：「冤沉黑海，臭囂的狠呀！」大人走近窗前朝內一張，只見一個稍長大漢睡在牀上，講的是夢話。大人轉身至他房門首，將門推開，走至牀邊，用手推醒，叫聲：「壯士有何冤枉？告訴與我。」那大漢回道：「你問他怎的？說與你也無用。」大人道：「壯士，你告訴與我，帶你到大人台前鳴冤。你才說冤沉黑海，到底何冤情呢？」大人只管絮絮叨叨問他實情，那大漢跳將起來罵道：「囚攔的嚟了！」手一起，在大人面前一抹，險遭一跌。二人正在嚷鬧之間，卻好白大起來小解，聽得房中喧嚷，近前一看，只見大漢得罪他的盟弟，便上前攔住道：「好漢不要動手，他是我的兄弟張老二。你看我分上饒了他吧。」大漢方才罷了。白大便拉了大人進房，白大去了。此刻大人歸房安寢，心下不安：到底未曾問得明白，且到明定要問個詳細。想罷安寢，一夜無眠。次日天明起身，早有白大送進水來與大人淨面嗽口，取茶來與大人用茶，又取了好點心來大人吃。大人叫聲：「白老大，我今日要動身了。到多承你，等我隨大人到了任之後，我差人送銀子與你娶親便了。」白大叫聲：「兄弟，你明日走吧。今日我們有個豬首會，一百文一個分子。」大人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就是了。那個大漢是我的東代，我多買幾個豬首也吃得著。」說罷，取出銀子付與白大。白大登時上街買了八個豬首，拿到廚下刮洗乾淨，對上作料，架起柴火，燒得稀爛。不一刻端上桌來，大家坐定同吃豬首肉。未知吩咐白大去請那大漢來吃豬首肉，好問他的情由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